

假設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圓體
都是體積相同的一個圓體

而每一個人的價值觀，偶爾一部分重疊
往往大部分分離，所謂各人有各人的
盲點，這由人組成的世界
其價值觀錯綜紛陳，不一而足
這世界的圖形可能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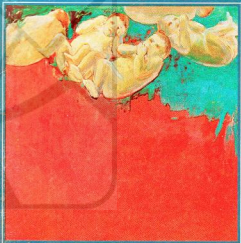


(讀者請注意：此圖可視為另增小圓疊在個
圓中，藉以區分並含融來去。
讀者也請從門窗意：讀者若達到層層，可
能即自覺將此圖取縮小，再真不容易

作者說：這圖形尚未完成，並且
有其必然的局限，意即
圓體與無限則向外擴張或向內收聚
並且連密度疊或不重疊
是無時在這圖形中完全重疊的
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世界，當然也不可能圖個精緻的

我等你長大

小黑題



陳強華主編

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出版

創作

金石詩刊第二期

目錄



創作	作者	頁數	論述	作者	頁數
八仙遊歐	小原	2	吃子虎的蓬萊米飯		
方向	謝川斌	7	喝謝川的中國茶	方昂	49
傾委	楊雲	8			
如明	慕天	8	詩曲		
救本思慈錄	傅承得	9	最後再起歌末	陳紹安	56
人身保護令	王顯安	10	裝扮	謝紹安	58
志	廖豐	11	我的自述	陳紹安	59
荔枝酒	郭永秀	13	忘記	林金城	63
烏欄(兩首)	謝川/方昂	15			
河岸	龍川	16	譯介		
斷壁的诗	國佑彪	17	公元2000年正月一日的信	何乃雅	62
非技術派	蘇濟強	18	只有死人不必	方昂	68
花籃	姜雷歐鄒	19	社員著作		70
重囚	楊雲	20	炎火是必然的	陳顯華	72
無別	慈蕙	22	禱約	劉威內頁	
鏡	吳岸	23	世界總劇	王顯安 劉威	
聯誼道和理想家	陳顯華	24			
物種起源(兩首)	楊春元	26			
紅屋前	月曲了	29			
冒浪黨	呂育陶	31			
密字E	又文	32			
昨夜暴雨襲擊我們的城市	王廣仁	33			
魔前戲一場	林若聰	39			
酒	李敬德	40			
吟髮現象	伍木	41			
乃爾的小詩	何乃雅	42			
吳超四部曲	樂斌	43			
復刊	陳政欣	46			



八仙遊戲

小黑

①

我女兒講：好恐怖
我學生叫他大白鯊
笑起來嘴吧好大
據說此人最疼老婆
越海峯山絕不比太陽
更遲回家

他的快樂最是表面
質問是他心靈的深處：
如果土地不承認他的兒女
兒女如何傾注心中的愛
憂慮與哀傷
拉長了他的影子

②

是羅斯還是羅娟
帶給他最大歡樂
也賜給他無限痛苦

通有出國
他必須趕在風雨的前夕
用鮮紅的血
和看淚，留下
一些抗拒的疤痕

溫文儒雅
一表人材
我最討厭他的鬚髮
疏疏

③

三十年如一日
始終只愛一個文體
雖然換了另外的名字

持續歌斗
堅忍不拔
看到他就是要站起來

然而詩
怎能滿足
四十幾歲的情懷

他講的蛋
大唱一聲
他寫雜文去了

④

最多美話的八公
自從醒悟金錢可愛
效法司馬相如十分
賣水去了

Blue 呢
西瑪呢

冰菓凍僵他的手指了嗎
煙酒薰癩他的神經了嗎
嘈嘈聲中
人家已經升格荷蘭詩人

⑤

不喜歡胡姬
根棧不能在土壤裏扎實
不喜歡蕃藷
刺不容易服侍
他只鍾情海棠
五千年的芬芳

憂時憂國的笑臉

一如中庸的煦陽
他南北奔走
把火相傳
把更多燈籠點亮

⑥

不想做商人
詩人
時常不想
與時間競走
而星河淙淙在體內不息
奈何
他必得加減乘除操心
明天紙墨漲 多少
或放或收
還在五指之內
回家睡覺去吧
他說

⑦

他的人就是他的名字
英挺俊拔

斯文決定
不講黃色笑話
已有一個女兒
辛虧
香粉迷濛
還沒有困住
詩意流瀉

8

青葉蘿卜
是什麼好菜
可以咀嚼許多年
般舌婆羅密
已經嚐過多少回
還是選擇
在塵世間出世
又再回來人間
太多舌難
如何遠離太多

枯樹期待嫩葉，在你的花園
你從屋裏走出來
坐在樹下憂鬱
月已高升，我想說
也許我應勸你去看看詩
或找個地方靜坐，神交一下
在東籬採菊的溼明

明天是一樹的凋萎
一種結束後的開始
你已察覺到
期待不僅是一種手勢
也是生命的印證
這是你依循的方向，允許我
告訴你
沉默和肯定
就是生活的保障

謝川成

方向

4.陳強華 3.艾文 2.傅承得 1.方昂
8.蘇濟強 7.黃英傑 6.陳政欣 5.何乃健

也是「八」也是「仙」謎底：

雙眸看不透的夜
蜿蜒成蛇
匍伏在枯瘦的床上
咬噬膚肉
一分分的
在哀樂的潮汐中
沒有蛇的
什麼哲學

煩憂

楊雪

政客思想錄

政治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包括：種族、經濟、文化和教育
甚至政治本身
一個政客如此堅信
因為他的口腹與神情
像人們談起科學
在十九世紀

咖啡

格天 (新加坡)

木柴可以燃燒一切
包括：紙張、皮革、海棉或金屬
還有木柴本身
他得意的想着
因為覺察和享受
自己精采準確的譬喻
並認為人民真有福氣

舌頭怎敢欺騙我
如果蔗糖不把苦酸掩蓋？
眼睛哪會欺騙我
如果不是牛奶硬把黑的染白？

竟不信它是酸，澀，黑，苦的根源
終於我也樂於編騙自己
沉醉在
甜美的
小茶杯里

傅承得

八八年五月

王祖安

人身保護令



悲

塵僧

1. 人身

我是宇宙中一間玩具店內
飄塵而出的
一截軀體嗎？

一點點 一點點的火
在內心最深處
匯集

2. 保護

我不是砧魚需要保鮮
也不是盆花需要保養
更不是鈔票需要保值
我只是一個人
需要保護

血液迅速地流動
毛細孔膨脹着大口
急促地喘氣
顫抖的身體
衝動地張開雙手向天
赤紅的雙眼射出恐怖的光芒
熾烈焚燒着痛苦的心



3. 令

是那造物主的凌空一指嗎？
給了我難堪的今天。

從口中喝出的
是野獸的吼聲
嘶啞 模糊 尖銳
臉恐怖地扭曲着
快撕裂的口
伸出火紅的舌
流出含毒素的涎

緊握住的掌頭
露出了青色的脈
揮向即將碎骨破肌出血的軀幹
最好眼球也爆裂
鼻樑塌下臉部變形
千萬個火星在一瞬間爆發

鋒利的刃
切進軟弱的肌肉
撕裂了組織緊密却無助的細胞
噴酒地染紅了空間
染紅了燃燒的心

.....
.....

保養得很好的手
輕輕按在方形的鈕上
空間濃縮在一團刺破眼球的光芒中
時間停留在剎那與剎那間的音响裏
靜
死去的寂靜
必將取代一切而存在

匯集
在內心最深處
一點點 一點點的火

荔枝酒 (註)

郭永秀 (新加坡)

八年，這感情
早已發酵得
又稠又粘
就如止割，手中
這杯苦苦等待了多少歲月
却又不捨得一飲而盡的
荔枝酒

所以只能淺淺地
啜那麼一口，那一口
是甜、是鹹、是酸、是苦
是大哥額上的白髮
是大嫂臉上的皺紋
是姪兒女們天真的笑臉
是啜在我熱熱的胸口上
一陣不上不下的 咽哽



飲了，這杯荔枝酒
說不出是怎麼樣的一種味道
香醇，却蘊含多少心酸
甜美，却帶着幾分無奈
那裏頭，有家族歷史的興衰
有骨肉此離的痛苦
有兄弟手足的親情
有這一生一世
水驕不散的 離愁

飲了，這杯荔枝酒
在片刻團聚的歡樂中
在兄嫂含淚的讚美中
我只能無言
飲了一杯
又一杯

(註)：三月初我和林也、賀麗寧等應邀到廈門大學出席“華文研討會”，乘此機會先到汕頭汀海，探望從小就分離的兄嫂。大嫂捧出釀製了八年的荔枝酒。我的酒量本來就淺，一杯下肚，更是千頭萬緒，無限感慨，一時不知從何說起。



鳥 權

游川

唱你不愛聽的歌
被鎖了起來也認命了
唱你愛聽的歌
也粘黏了起來我就不明白
你也沒有必要解釋
鳥根本就沒有什麼鳥權可言

鳥權

—和游川“鳥權”—

方昂

聽不聽非關你的義務
唱不唱却是鳥的權利
被鎖了起來還是要唱
唱你愛或不愛聽的歌

河岸

給濟

你看，燈火又害羞了
把臉埋進柔長如髮的河裏
我悄悄俯身去撈，却驚喜觸到
似水底溫柔，叫我極慌的深婉。
總想要說些甚麼的此刻，雖然
沉默是最動人的聲音了。
噢妳瞧，星星適時刊出
我寫給妳的詩了，好不好看？
有些掉在水裏，我們搖櫓去細讀吧
可是後來
我們反而愛偷偷讀着
彼此眸中那首詩了，潮水
潮水就一直在岸上輕輕地刷
走成絕句的長長兩行足印
彷彿很久已這樣刷着，而將
日日夜夜刷下去似的……

八八年六月十一日晨

龍川

詩的翅膀折斷了是嗎
當我從座談會回來
穿越

人工花浮漫的廣場
偷偷證實
詩與不朽
只是詩人的肚臍眼

再想一想 論
是猶嗎
晦澀的團圓
即使風景倦累
鳥兒仍想在人工花上栽種
新的芒種
即使場景奪目
都已經不是詩了

斷翅
的
詩

陳佑然

非法木屋

環樓大廈為隣
却不視
我們矮了不只半截
這文情 攀不上

大房車
寬紅燈的鬼眼
瞞扁了 我們
這一身窮酸

在滿泥河的一旁
我們的舞姿
似年弱多病老婦
啣嘴苦安

榮華的朕
從繁華那邊投來

還有指指點點的手
壓得我們
不敢堂正挺胸
爭取多一點陽光

我們是領不到身份證的
被發展遺棄了的
城市私生子
碍瞻觀
阻進步
隨時可被判罪
送上刑場

我們顧影自憐
夢中有
慈悲伸手為自己
改頭換面。

花瓶

柔密歐、鄭
(印尼)

請不要賞識我的翡翠琉璃
也不要賞識我的朱提玉趾
在揀滿了棄福花容之下
我有的是顆被擠的心

有還有一張口 不要相信
守什麼慎言要義
無非吐不出話啦血啦
為人擺設更是錯誤 今生今世
我祇是隻花瓶
永遠在別人的光彩裏
浪費自己的顏色

重 回

失意的金陽午後
冬天的笳音
蕭瑟的霜雪融解又凝結

洪荒的新篇能不能穿透死亡的帷幕
拜月而舞，手足熊熊火光跳躍
神木永遠圍繞着淨淨的獸
悲憫的天使又來，扇着透明的翅白
說着祝福如一千九百八十八個聖誕
永遠的聖誕
唱着神聖之詩
聖壇裏，光華射，照着莊嚴的死嬰
緩緩的冰河紀要復甦嗎？
冬天也不留在自己的庭院沉思嗎？
葉子隨着葉子掉落
江海跟着江海枯竭

讓一切重回
我跪下膜拜，悲痛合掌
鼓腹而唱如蛙族在冰原上
如喚月如密碼如喃喃的印第安
離題後又遺棄千萬種聾天神像
千萬次的新篇中，如果
伯利恆又有星光
馬槽又有悠悠的啼哭
於是
我陪遊淚水裏最深沉的冥思
在北極之北，仰望
一匹孤獨的狼
在吼叫中失去聲帶

我微憤
雙眼如河，在中國
或者尼羅
迎風化身千億
成雨悲哀
成血無奈
是山皆崎嶇
是海皆澎湃
是雷是電是殺洪荒的一斧，盤古
悲憤中再把天地
劈成混沌

悠悠哭醒的魔鬼夜，驚見
自己鑲貼着新涼的骨骸
影子愕視曾經豐碩的
容顏
而雙手抓不住的
一條兇猛的
河
在腳底下急速陷，落

讓一切重回
我祈禱喃喃如印第安
匍匐向伯利恆的星光

楊雪

潤 別

懷着廿一年的別離
我突然走向你
以顫抖的握手
夢幻式的驚喜
雲南園的風風雨雨
水滸黃花般的輕愁
剎那間
又活現你昔日的風采
誰又能無怨無愁呢
殘酷的歲月風沙
對你還顯溫柔
眼前的豪情
依然是當年我心中的你

慧
適

5 - 2 - 88 於 SIN

淚

吳岸

—— 聽男高音陳容演唱

我不知道
當花兒萎謝時
流不流淚
但我知道
當它是種籽掙扎在沙石下時
它不流淚
當它獨自在一個寒夜裏
破土而出時
它不流淚
當它那摸索向藍天的枝葉
驟然遭狂風吹折
它不流淚
當暴雨如權威者的答鞭
抽向它含羞的蓓蕾
它不流淚
但今夜
在光華四射的水晶燈下
在你邁翔點舞的歌聲中
我為甚麼已熱淚盈眶？

哭吧
花兒
為我們的盛開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五日晚宴席上

類似溫和理想家

陳強華

醒來，寂寞令人喜極而泣
當我睡去，彷彿四圍
站滿用雨珠低聲討論的大葉樹

爲了土地的生長
虫聲沸騰，誰思索
違背睡眠的禁忌
醒着而無聊、徬徨，誰思索
把視線躊躇於遠方

我的夢將落實在現狀
堅持公理與正義
你看，憂傷風般逃避
經過熱鬧的囚房
有人說：「誰管得了失信？」

我的夢會落實在風中
糾纏不清的風裏，不滿
深深的不滿
靈魂顫著鬱鬱的疲態
想個好藉口振奮自己
撫慰社會的傷口
是的，熱忱足以引動人群

當我們的子嗣斷殺、龜縮
經濟如日落西沉
龐大繁厲的幻象
在黑暗中誇張
生命乏人照顧
或刻意的忽略
是的，熱情足以引動人群

爲了土地的生長
爲了生長的方向
我們都是流動的，在時間
因爲愛使我們相依
因爲恨而使然別離
我們都是流動的風、雲

聽到採藥的屍身向命運詭笑
夢落實在生長的土地上
希望在黑暗中妥存
眼前不快事，或憂慮
擺設在疑惑的木屋中
我只有一根火柴
類似溫和的理想家
點燃一室光明
以剩餘的溫暖來下酒

稿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大山脚

物種起源(2首)

木

楊春光(中國)

所有森林的形象，在此凝聚
也從此把一切責任，推向深淵

似鳥兒的歌兒似流水的歌兒
來自土地的時候，變成煤炭
來自天空的時候，變成火

火呀火，讓我將手伸向泉
在河彼岸，我把船載入水
浮起古老的苔蘚，沒有懷疑
靜止環境深淺入自高原
入自永遠而去的土崩，山
浩浩蕩蕩穿過人體，以多種形式
呼吸密葉的魚，感覺特別嘹亮

愛的世界是一座房子，由你建造
又由你毀毀，掠奪包圍着靈魂
不幸化為烟雲，滲透集香的血液
根啊，深深的，其實無由而自在

折斷視子，也難以長出樹來
風干一萬年的眼睛，仍然是眼睛
挖出一萬年的寶藏，焚化為鳳凰
遠遠的痕跡，近近的事物
打開棺材的時候，你又是圓圈

年輪是記憶，太陽永遠誘惑你
水土不服啊，抓食水果去

腳掌比船更為堅實可靠
而一切木的本身，卻沒有頭顱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日于本溪高山谷。

水

空白，永遠是腳下發軟的空白
水的水，寬闊若處子，溫柔若死光
若媽媽永恆的眼睛，入定水火不容

種族們必定有罪，配合空氣
高聳乳房的白鯨豚，拒絕手掌啊
爲了三份之一的土地，我們造就船和岸
這歲月，流水流年
這陽光，蒸發着我們三份之二的水份
我們在丹楓白露之久，狂歡過多少女人
被誘惑的門所誘惑，與生俱來痛苦地
一次次蒸燙荒澤的夢，生吞活剝寄居蟹
以此表達杯子的聖母之愛

股紅股紅的血，永遠是血
而女人是水，男人是魚
生爲水，死爲土地
一則生物的寓言，持續春秋
如歌的鱗片，加水的人之旅
水鴨一般叫聲不斷
水流一般流水不腐

且以此生爲歲月
歲月不虛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日于木溪高山谷

紅屋前

把古老的街街推出來
賣冰凍菓汁的老華人
吃力的
推着自造的木販車
和自己綿長的血脈
相交成十字路口
教每一個時代
留連忘返 自這鎮上迷失
馬來西亞的畫家們
佔攤位 也趕集到
歲月乘涼的綠蔭下
爲往事萬生 只有印度人
總遙遠的 在對街兜售
印度的搖搖冰
眼睛
依舊是口渴的

月曲了

(菲津濱)

胃潰瘍

呂育陶

燕子已經擺好姿勢了
我還在調整種族的距離
想以迷茫的速度
替流浪拍攝影片
一幢紅了幾百年的空屋
突然悠然自睨前升起
剛好
歷史在窗口探頭

他們排隊上公車
窩在家裏等信是件多麼無聊的事
蝴蝶標本面前無所事事的人在找尋品味
白晝是種波動的記憶
他們以陌生而互相尊重
他們是善良的
一些醜惡百出的男人披號施令
趕立各種紙的秩序、糖的局
幾名警察檢查來往車輛
天黑了

他們愉快地談着晚報的情節
不想把潰瘍的胃翻出來
只是個番，購買靈魂的外套，渡假
因為有了傷口和真理
這個世界就變得
堂皇了

註：紅屋如其名，仍是一幢紅色的巨屋。馬六甲古蹟之一，今為旅遊勝地。荷軍佔領時期所建，現在雖然無人居住，馬來西亞政府仍保留其原有的風貌，艷色迷人，並計劃將來改為博物館。

一九八八年

寄 N.K.

艾文

那天 我在瑰麗的霞光中坐着
看見你 在路的那頭站着
好像曠野孤獨的輕塵
挾着寂寞的空山
彷彿在說
當暮色悄然沉落下西山
有誰願意
與我掌燈 探路
繼續在陌生順崎的道路上同行

昨夜 暴雨襲擊 我們的城市

王廣仁(台灣)

持續過久的季候
使得夜乾燥而開始剝落
口渴的風，在街角啣著幾片
無根可歸的枯葉

輪船入港海中升平太久的城市
不知該如何調適入夜的心情
人羣紛亂的節奏，擺動的肢體
仰望時星羣依然不見，只有
缺乏適當詮釋的巨大水銀燈
勉強像一隻乾涸無淚的獸
將蹣跚抖顫的樹影彈掉地
釘在柏油路面

昨夜我像往常一樣在浴室盥洗完畢
數著秒針逼近子夜的刻度
熄燈就寢，擁被費力梳理
殘留在睡與醒的虛線之間
那些難以捉摸的情緒

而在彼德所無法觸及的高處
烏雲層滄桑的皺紋背從
大氣激越的革命閃身趕上聽覺封閉前
最後的縫隙，終於盛怒地
全面爆發

昨夜暴雨襲擊我們的城市
像襲擊一張荒蕪扭曲的臉
交錯的街道因羞愧而涕淚漣漣

暴雨在上空厲聲譴責
代表原宿次文化的服飾店
獎項化讓的徒步區
麻痺心靈禁錮軀體的遊樂場
慣態的搖滾音樂，鬼魅飛舞
由霉菌佔領的地下室
一隻過街時驚懼閃避的灰鼠
滿溢街道的濁淚
一張慚慚遮掩的，愁容

昨夜暴雨襲擊我們的城市像襲擊一隻紋路
錯雜的掌
經日累積的垃圾遭閃雷的鎚打彷彿厚繭已
鬱結成形
暴雨從不同的方向試圖以各種不同的速度
來叩摧折
偷過人的牌坊說過謊的雕像創造過龐大利
潤的市場
犯著罪的善人抹著粉的腐肉藏著青竹絲分
叉舌信的西裝
編織彩虹的學校贈送糖菓的電台施捨福音
的教堂
一隻伺懸樞角的黑蜘蛛，一隻瑟縮裹足的
紅蜘蛛
一隻壁虎的翻白流涎啊暴雨在不同的方向
怒喝狂叱
滿掌盤纏紊亂糾聚不清的，汗水洩漫沁滲
的紋服

昨夜暴雨襲擊我們的
城市，像襲擊一枚
痙攣收縮的胃
暴雨淒聲哭喊
而後猛力嘔吐在
苦澀的咖啡店
酸腐的牛排館
生鏽的鐵窗欄
風化的塑膠瓦
濃稠但失去秩序的
黏液，漸漸稀釋
空洞，黑暗且沒有
些許回聲

昨夜
暴雨襲擊
我們的城市
像襲擊一顆

忐忑的心
暴雨
急促地
喘息
故障的
標準鐘
殘缺的
壓克力
一組不安的
不規則躍動的
血管和
神經

今天我像往常一樣
經過冗長的輾轉反側
在喧囂的陽光和市聲裏
遲遲轉醒，起身推窗
看到街上擁塞的車川人海
一切如常

林若隱

魔術

戲一場

忐忑的心暫時壓穩了節律
痙攣的胃暫時恢復了蠕動
錯雜的掌暫時洗脫了塵垢
荒蕪的臉暫時找回了皮膚

我在浴室中徐緩地
盥洗，在嘩然的水聲中
木然地想起昨夜

昨夜的暴雨曾經
襲擊了我們的城市

變體白兔從高帽伸張出來
啊啊，這世界是黑壓壓一片海洋
靜止着正待爆發的喝采聲

變體百花齊放紅橙黃綠藍……
啊啊，伸出頭來伸出手來伸出眼睛來
張望着小心翼翼地祇住根鬚

變體水流穿入玻璃酒瓶
太陽自窗外撤退，啊啊
甚麼都看得不清楚
銀簪已嵌入香蕉肉心
金指環在呼喝聲中失落……

真的不知道那樣尷尬的男人怎會
是承接一生一世的衣口袋

變體白鶴拍拍飛回籠子
期待中大紅圍巾覆蓋下來
啊啊，甚麼都逃不了
世界是黑壓壓一片汪洋
一股打過來一股打過去
然後再也找不回來
啊啊，再也找不回一雙眼亮大眼睛

身旁人間：「這是怎麼一回事？」
「不知道，不知道……」

遇

李敬滢

一隻飛過遙遠夜空的飛機
在地面上我仰望的眼中
只是一點移動的光芒
無聲無息的駛進群星的空隙間
又暫時消失了它的影踪
在一大團高入雲霄的樹梢

無所謂象徵和喻意
我只是白描我的經驗
讓你共享，正如
此刻你讀着這首詩
而我不知道你是誰……

畸嬰現象

賴以生存的非氧非水份非塵世之塵埃
乃大腦之腺體智商之流液一系列晚間心跳
亂了你的孩提一些焦慮的統計數字
四歲啓蒙五歲入學
十歲以前已定命運之橫軸
嚼着早熟的重負驮着老成的歲月
從受孕至分娩至跌走碰撞
整個過程是一場似醒還睡的惺惺夢魘
呀，回想當初降世，果然非無
必要而安份的呱呱啼聲

伍木（新加坡）

乃健的

小詩

(一)

彩虹把詩寫在藍天裏
垂柳把詩寫在湖水裏
流螢把詩寫在晚風裏
我把詩寫在你的微笑裏

(二)

鷺鷥立在靜靜的水田裏
思考着一個生老病死的問題
倏地，牠的瞳孔閃爍着
頓悟的驚喜
一條小鱸魚
像一首神傷
被牠的啄，從雲影中啣起

(三)

纖纖的蚯蚓
從你的筆尖嫺熟地鑽出
把「人」聽行成歪斜的「入」
孩子，我不能允許
你把「人」字亂塗
以免將來，
把「賈豬」塗成「賈族」！

晨起四部曲

(一) 臨鏡

你在鏡里看我
我在鏡我照你
每日清晨
我們就這樣以眼語培植
打從踏入社會以後
彼此眼中
漸次滋長起來的陌生



(二) 刷牙漱口

刷牙后漱口
從口里奔湧而出的
居然是如此凶猛的一條河
辛辣中夾雜着
昨夜夢里殘存的酸澀
以及一片片
鹹中帶苦的塊壘

梁鈺 (新加坡)

(三) 洗臉

低頭洗臉
洗來洗去總洗不乾淨
伸手細細一摸
啊，厚度日增的臉上
何時又添加了
三分滄桑
兩分世故

(四) 梳頭

對鏡梳頭
梳子過處，窩藏在髮間的歲月
便紛紛流竄起來
煩惱的化爲頭皮落下
輕狂的公然誘拐了我的純真
剩下那些老邁的
無助只好豎起白旗

復
刊

或者他們認為
某種聲音不該發出
不該讓人民聽到

或者他們認為
平靜 均衡 安定
已接到挑戰

或者他們認為
敏感的私密
已被人們窺視研探

或者他們認為
已經是警誠喝喊
展示力量的時刻

更或者他們認為
他們已有足夠的
神聖的理由了。

於是
捂嘴 掩嘴的行動
奪削了某些人
發出聲音
的權力。

陳
政
欣

我確實悲痛 消沉
確實遺憾 失望

在那段大家噤聲的日子裏
聽到的
只是一個人的聲音。

我確實期望
和平安定而且公正地
大家坐下來磋商設計
我們未來的日子
 不同的意見
以及 大家應尊重的
每個人生存下去的意願
及權力。

而捂嘴 掩嘴
要人噤聲的行動
確實令人
感到窒息
感到悲悶。

好啦
那雙手終於收回
雖然他們說
以後開口閉口
都得三思。

雖然不知以後的聲音
是否還會像
以前那樣鏗鏘
但看到那雙捂嘴掩嘴的手
已經撤去
我確實感受到
發自心底的
喜意 而不禁要
祝賀你！

寫於「星洲日報」
1988年4月8日復刊之日



論述

吃子凡的蓬萊米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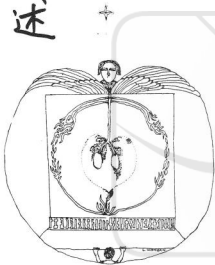
喝游川的中國茶

方昂

我不知道游川以前為甚麼用“子凡”作筆名，依我猜測，大概與“赤子”及“平凡”有關。詩人心如赤子，立意以平凡的語言寫出深入的詩，取名“子凡”，不亦宜乎？我六七年前就心儀子凡的詩，一本《迴音》薄薄一百零一頁，咀嚼再三，反復吟哦，幾乎已化為自己的血液，有時動筆寫詩，詩思流動，竟然就是子凡的氣味。

整整八年後，子凡又結案了。這次他的詩，游動成潺潺的川河。從子凡到游川我看到動人而自然的蛻變與成長。

古人說：不着一字，盡得風流。這是至高境界，退而求其次，深衷淺貌，而近旨遠，也是不可多得的勝境。本地不乏意旨深遠的佳作，不過太多須借重繁復的意象，精緻的語言出之，若子凡以淺近通俗的語言，復談家常的方式，空手奪詩的白刃，我以為近



讀游川的《蓬萊米飯中國茶》

人鮮能出其右。

子凡擅用生活的語言，取生活的事物，寫生活氣息濃厚的詩。“蓬萊米飯”是子凡式的典型作品。米飯很多人都吃，日本米飯，韓國米飯，菲律賓米飯，泰國米飯，馬來西亞和印尼米飯，讀者即使沒全嘗過，只要對時事國情有些認識，再加上一點邏輯運用，大抵可以測知這些米飯品質的高低。詩人就與讀者這點共識作為搭建詩架構的基礎，他用句式重複的四句作開頭：

吃過日本米飯

吃過韓國米飯

吃過菲律賓和泰國米飯

吃過馬來西亞和印尼米飯

在讀者的注意力瀰於松弛或被催眠的邊緣，詩人突然劈頭劈腦地說：

還是台灣的蓬萊米飯最好吃

讀者（特別是韓國及日本的讀者）自然而要問：「為甚麼獨是台灣的米飯好吃？」

詩人佈設了懸宕，逗起讀者的興趣和好奇，當然得加以釋疑：

日本米飯真好

韓國米飯也不賴

就在讀者剛回過神，詩人三言兩語，單刀直入，扑攬詩心：

為甚麼獨是菲律賓和泰國

馬來西亞和印尼的米飯

又乾又軟

不像蓬萊米飯那樣

又細又粘

米飯分品類是常識，詩人用以比照各地華人是諳識。米飯之乾軟與細粘影射華族之松垮與團結，可圈可點；詩人信手拈來，似乎不費工夫，所謂天成文章，妙手得之，這是佳例。

我喜歡“蓬萊米飯”；它體現子凡一貫的手法：蜻蜓點水，一掠即過，而隨湧團團，在讀者心中不斷擴散。不過讀這類詩，我

總有意猶未足的感覺；驚鴻一瞥，固然逗人心痒，偶能從容觀賞全貌，於讀者是快事，於作者未嘗不是挑戰。游川的“中國茶”就是這種孔雀開屏式的作品。

《蓬萊米飯中國茶》收詩四十七首，“中國茶”堪稱壓卷。這首詩不只保持“用生活的語言，寫生活的詩”的子凡特色，而且更上層樓，晉入語言圓融自如，意念自給自足的境地。

開首詩人用委曲的語調娓娓訴說：

這一小撮茶葉

蘊含着母性的芳香

隱藏着生命的脈絡

茶業比南遷的華人，芳香，脈絡比文化的淵源，茶即我族，我即茶族，譬喻自然貼切。

迴響着哪一聲翻山越嶺

哪一聲飄洋過海的辛勞山歌

中國勞動婦女翻山越嶺的採茶山歌榮榮在

耳，餘音却飄洋過海，流落南洋。詩人用生動活潑的“哪一聲”銜接跨幅廣袤的時空，極盡形聲飽事。我曾耳聆詩人吟誦此詩，一聲雄渾的“哪……”，高邁悠揚，詩歌合體，莫甚於此。

起伏浮沉流離漂泊

漸漸地緩緩地在我杯裏沉落

一如往事沉沒心底不能翻起漣波

採茶山歌一變為漂泊的悲歌，二變為沉杯的茶葉，再變成撈不起的心事，詩思如浪花生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然後，詩人筆鋒一轉：

這真有異國香郁的咖啡把我誘惑

這真有洋氣十足的可樂將我獎慕

更有甜膩膩的玫瑰甜漿加以壓迫

咖啡，可樂及甜漿指陳何物？朱淡色系的

中國茶如何自處？

我依然心平氣和烹茗沏茶

將騰波鼓浪的沸水如洪流沖下

詩 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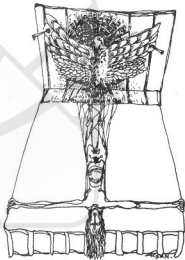
飲茶之道原來就是處變之道。品茗者的“心平氣和”包含多少的堅強自勉？多少不得不自慰？詩人說：

把一滴滴苦難的淚
熬成一口口甘美的茶

於此，苦澀的怨憤澆化於甘美的寬宥，詩境由是豁然朗明。茶之苦中寓甘香升為族人之淚中帶笑，一種精神的芬芳被燒成最長的詩香。

我大膽預測：“中國茶”是游川的傳世之作。

游川最近耽迷小詩，他說別看小詩麻雀雖小，要安上俱全的五臟，煞費心思。他竟然在短短十二天內搜煉出四首饒富韻味的小詩。我不能不喜愛他的小詩，尤其是鏗鏘曲折的“泥娃娃”及悠然出神的“夢”，但我仍以爲詩人的才異天賦，小詩應只是他的業餘嗜好，長詩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正業，游川若不流成浩浩淼淼的長川，誰能？



歌後寫起歌來

自己不懂得如何踩進寫作的圈套。開始時寫作文，然後寫詩，又然後寫散文，又然後寫小說，又然後寫起歌來了……感覺上，沒有一個領域我能做得十全十美，或者做得令很多人很多人滿意。不過很慶幸的，自開始以來，我真的真的一直保持着那股熱熱和誠懇，真的真的隨着自己的意願和期望，去表達和抒發心裏頭的憤怒與溫和，愛與恨，得到與失去。

所以每當我走完一段路，總是很珍惜其中的印象，雖然有時候很濃，有時候卻會很淡，總之我很懷念。所以曾經和曾經稱兄道弟的詩人們一齊搞詩社，搞文友會。沒想到最後詩社不見了，文友會退潮了，真的，曾經很失望，所以最後唱起歌來。然後從北到南，帶着僅存的「紅地氈歌詠組」四處亂跑。遇到相熟的朋友，他們問我：「你的詩呢？」我答：「我的詩都變成詞了，鏗鏘的節奏變成親切的曲調，憤怒的依舊保持憤怒，感傷的依舊佯裝得很浪漫……」

後來……哪，真的還要想像後來嗎？似乎很糟糕，簡直糟透了，我問：「我們活在怎麼樣的社會裏？追隨的是怎麼樣的價值觀？」除了金錢與物質，剩下的是疲憊的軀殼。關於現代詩呢？關於那些轟轟烈烈的詩社呢？關於年少時的抱負理想，關於讀書時的感風吟月，我忽然間非常寂寞起來，我們的朋友愈來愈少了，我們的年齡愈來愈大，每一個早晨醒來，我們的同伴又要少一個了，後天又一個，大後天又一個，又大大後天又一個……那時候，如果我還在繼續寫詩的話，或者還繼續唱歌，我想我是全馬來西亞最最孤獨的一個華人，而且悲哀得很。

嗯，如果我真的打算做那個華人，那麼從今天開始就要學習適應，適應那冷冷的四週，抱緊自己的木吉他，緊閉着雙眼……我忽然很想問：「你呢？」



■ 陳紹安

我的自述

陳紹安

4/4 G Key

破船

陳紹安詞曲

$\dot{5}\dot{3}\dot{2}\dot{1}$ $\dot{4}\dot{5}$ $\dot{5}$ $\dot{3}\dot{1}$ | 2 — 3 4 | 4 — $\dot{5}\dot{5}$ | 2 $\dot{4}$ 4 $\dot{3}\dot{2}$ |
 不是每艘船 都能駛 到岸邊 不是每個人 都能
 不是每盞燈 都照到 在沙灘 不是每份情 兩都

1 — 1 3 | 2 — 3 4 | 5 $\dot{5}\dot{4}$ 0 0 | 5 6 5 0 2 1 |
 迎 儿 子 勸 母 母 迎 着 儿 迎 着 浪 不
 願 得 浪 長 有 時 就 着 儿 迎 着 雨 才 會

2 4 $\dot{3}\dot{1}$ - | 6 — 1 2 3 | 4 — $\dot{2}\dot{1}$ | 2 4 2 2 (2) |
 變得 更 堅 強 別 女 仔 自 己 想
 願 得 更 舒 暢 性 女 仔 自 己 想

———— | ———— | ———— | Chord
 1 ———— | ———— | ———— | 0 3 4 5 | 6 — 4 1 |
 想 得 既 使 把 自 己 想

7 $\dot{1}$ 7 6 | 5 — 3 | 4 3 2 1 | 5 ———— |
 看 一 艘 破 船 也 不 要 太 沮 喪

0 3 4 5 | 6 — 4 1 | 7 $\dot{1}$ 6 | 5 — — 3 |
 不 要 看 得 楚 自 己 的 身 份 迷

2 — 2 3 4 7 | 1 ———— |
 身 這 是 要 起 帆

凡是印像過的都來入詩
 好不好讓別人去讀；凡是
 經驗過的都知道辛苦
 行到水窮處，尋不到
 關關路。我是
 孤孤單單的個人組
 參加繆思主辦的講故事比賽
 講感情因數，點淺藍色的蠟燭
 靠歲月贈我的幾本參考書

那個城市不城市的街頭，那個
 鄉村不鄉村的臉孔；短短的頭髮
 扁扁的鼻子。我是吸了幾根煙後忽然
 感到自己已經走進馬來人的褲袋裏
 又很想探出頭來呼吸。
 那個學校不學校的中學，那個
 清爽不清爽的老師；短短的原子筆
 寫長長的詩句，寫到我的女朋友
 都跟着別人去看戲

我是那個很那個的書生，偶爾
也把自己弄得很深沉。彈那把木吉他
唱那首嘩沙啦啦的民歌
跳幾場踢踏舞，還要再重複；
我是前輩子前輩子很想做李煜的那個唐朝人
攜一群貴妃離開雄壯巍峨的石頭城
就在鳳閣龍樓的階前
痛痛快快的流幾盆淚

那個認識不認識的鄰居，那個
新鮮不新鮮的氧氣，都在窗外打我的背脊骨
我的眼睛是那樣的雲飛風起；
寫幾部青春小說，跟幾個副刊編輯
說說這些日子來的悄悄話，而且
伏在牀想想別人的樣子
會不會歪到我的頭上去。我是冥想中
就快要神經不正常的童話裏
那個流鼻涕的毛毛蟲，爬在
滑溜溜的天空

我是那個很那個的華人，偶爾
也對自己的文化很那個的不認真
我也沒有甚麼意思參政，好像
也不怎麼樣拜神，還好
我是很那個很那個的討厭那個國會大廈出來的人
硬硬要我學他穿民族性的沙籠
我想我很怕很怕那個霍亂症會使
大便桶便出自己的靈魂

那個熟悉不熟悉的高樓，那個
憤怒不憤怒的隱形利手埋伏在
那個很令人驚的胡同裏，那個胡同
每一盞燈我都曾經走過，而且
每一個推銷員都曾經笑我
說謊手法比伊朗伊拉克還差
這樣子如何去外面搶生活

曲：柯金順
詞：陳民華

忘記

4/4 G

6.6 6̇ 6.6 5̇ | 5̇ - 2̇ | 2̇. 2̇ 2̇ 2̇ | 2̇ 1̇ - 6̇ |
不要再想你 如星 項在南窗外 燃滅 生命

2̇. 2̇ 2̇ 2̇ | 3̇ 5̇ 6̇. 3̇ | 2̇ 2̇ 2̇ 2̇ | 3̇ 5̇ - - |
中的吹哨花 邊地 藍紫 水 瓶 幽 露 及 烟

6.6 6̇ 6.6 5̇ | 5̇ - 2̇ | 2̇. 2̇ 2̇ 2̇ | 2̇ 2̇ - 6̇ |
不要再想你 如星 項在南窗外 燃滅 生命

2̇. 2̇ 2̇ 2̇ | 3̇ 5̇ 6̇. 3̇ | 2̇ 2̇ 2̇ 2̇ | 3̇ 2̇ - - |
中的吹哨花 邊地 藍紫 水 瓶 幽 露 及 烟

6-6 7̇ 7̇ | 5̇- 5̇ 5̇ 3̇ | 6̇ 5̇ 5̇ 6̇ 3̇ | 3̇ - - 0 3̇ |
風 浪 浪 息 浪 和 的 睡 眠 岸 找

4- 4 3̇ 3̇ | 3̇ 3̇ 2̇ 5̇ 5̇ 5̇ | 5̇ - - - 5̇ - 0 0 |
遙 遙 記 不 要 再 想 你

6-6 7̇ 7̇ | 5̇ 5̇ 5̇ 3̇ | 6̇ 5̇ 5̇ 6̇ 6̇ | 8 2 1 1 - 0 3̇ |
風 浪 浪 息 浪 和 的 睡 眠 岸 找

4- 4 3̇ 3̇ | 3̇ 3̇ 2̇ 6 7̇ 7̇ | 5̇ - - - 7̇ - 0 0 |
遙 遙 自 己 不 要 再 想 你

Fine

我真那個那個十分不清楚，我是
比十七歲女生的溫柔還很那個的……………
在前後都是鐵籠色的過渡期裏
在上下都看不到彩虹的天地
很那個的傷心起來

我的日記不是游泳出來的，而是痛苦出來
我站起來也許不高不矮，但是
我的天窗很難打開
二十二年的等待也許不長不短
我也懶得去算。我希望我是在漁村長大
不是亞羅士打

我的自述

註脚在一九八七年八月十六日

公元二〇〇〇年
正月一日的信

(馬)峇哈仁(BALA ZAIN)作
何乃健譯



三隻來自不同天地的生物
在屋頂端
把情書細細展讀
一朵雲架拂過臉龐
而光芒輻射自胸膛

向征服太空的他們探詢
為甚麼逼上孩童狂野結黨

他們為了能夠發言而鬥爭
他們為了寸土而奮鬥
他們為了一位農夫而抗衡
比軍人還勇於服務與獻身呢
他們為了一粒麵包而奔馳
那比千粒子彈更有價值

來自地球的我們，不盡要發問
月球上的職工會近況如何
大海深處的甯波又怎樣呢
我們一齊向虛空發問
朦朧的星光向我們挑戰
這裏，那裏的電腦已經成長
而到處人性仍滯留於發育階段！

我們三隻生物來自不同的地方
共聚於此創立一個烏托邦
咀咒森林裏弱肉強食的法律
征服木星的距離，與人類的靈魂
向大海，向太空遠航
以三十年的時光來測探
瀰漫於我們心靈港澳濃郁的黑暗

譯自詩選集“TITIAN ZAMAN”

Baha Zain

Surat 1 Januari 2000

Tiga makhluk dari alam berbeza
membaca surat cinta
di kemuncak rumah pangsa
segumpal awan menyapu muka
meski sinaran memancar dada.

Tanya mereka yang menawan angkasa
kenapa anak-anak liar di jalan raya

“mereka berjuang untuk bisa bertanya
mereka berjuang untuk tanah seinci
mereka berjuang untuk seorang petani
yang lebih berjasa dari seorang tentera
mereka berjuang untuk roti sebuku
yang lebih berharga dari seribu peluru”.

Tanya kami dari bumi
betapa trade union di bulan
betapa puasa di perut lautan
sama-sama kami menatap kekosongan
kecil-kecil bintang sayup memberi cabaran
di sini sana komputer telah dewasa
di mana-mana kemanusiaan masih remaja.

Kami tiga makhluk dari alam berbeza
berhimpun untuk satu utopia
mengutuk hukum hutan belantara
menawan jarak Jupiter dan jiwa manusia
eksodus ke laut dan ke angkasa
30 tahun minta diduga
gelap pekat di teluk hati kita.

朋友警告：“小心
到處都是危險。”

不依規矩行事
不照次序講話
太過積極
或不夠積極
的危險

被關進監牢
被單獨囚禁
麵包和白水
審問和拷訊
的危險

所以，還敢甚麼呢？
害怕，不出聲了嗎？

即使呼吸，在這世代
也是與危險同行
只有死人，他們不必
提心吊膽

只有死人不哭

方昂譯

Privileges of the dead

Friends caution: "Take care.
There are dangers everywhere."

Catalogue consequences
of stepping out of line
of speaking out of turn
of going too far
or not going far enough

The deprivations of prison
of solitary confinement
of bread and water
interrogation and torture

So, what to do hence?
Be cowed into silence?

To draw breath in these times
is to walk with danger
only the dead don't have
to look over their shoulder.

本社社員

艾文、何乃健、吳岸、游川、陳政欣、黃英傑、傅承得、陳強華、方昂、蘇清強。

社員著作

艾文：1 路超路（詩集）

2 艾文詩選（詩集）

何乃健：1 碎葉（詩集，1965）

2 那年的草色（散文，1976）

3 流螢紛飛（詩集，1978）

4 截風剪雨（詩集，與秦林、韓牧合集，1984）

5 仙人掌的召喚（詩集，1987）

吳岸：詩集：1 盾上的詩麗（1962年初版，1988年再版）

2 連紅樹纏環（1982）

3 我何曾願着（1985）

4 旅者（1987）

論文：列生活中尋找羅斯（1982）

英文版詩集：A Tribute to the Tapang Tree
（1988）

國文版詩集：Gelombang Rajang
（1986）

陳政欣：1 五指之內（詩集）

2 樹與旅途（短篇小說）

傅承得：1 哭城傳奇（詩集，1984）

2 等一株樹（詩集，1987）

3 超在風雨之前（詩集，1988）

陳強華：1 煙雨夜（詩集，1979）

2 化裝舞會（詩集，1984）

方昂：1 一種想像（散文）

2 夜鶯（詩集）

游川：1 鞋子（詩集）

2 嘔吐（詩集）

3 兩個後生（雜文，與采多合集）

4 福音（詩集）

蘇清強：1 雲絮朵朵（詩集，1976）

2 萬里星天（散文，1977）

3 村夜撥拾（散文，1977）

4 只問耕耘（散文，1988）



長大
是必然的



☆我等你長大。「金石」是剛誕生還不到一週年的新生兒。磨礱幼稚難免。對於鮮嫩的新生命，除了傾以愛心與關懷，我們還能做些甚麼？只好說：「我等你長大！」

☆我等你長大。我竭盡全力地編寫，從而無憾。你，我說你呵，沒有來臨支持《金石》，你將會感到遺憾。

☆在讀者們飛雪般的八方來鴻中，我們知道薄而輕的一本《金石》，共牽繫著許多愛詩敬詩的拳拳之心。吾道不孤矣。

☆這期出現幾個新名字，如紹川、呂育陶、陳佑然等。發現、培養扶持新生，是「金石」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等你長大。

☆這期要感謝封面設計的王耀麟(Heng Eow Lin)，內人馬巧雲參與校對與贈寫歌譜，當然，社長陳政欣在背後的支持與協助，令我由衷感激。值得一提，封面題字是由小黑執筆。

陳強華(主編)

稿約：

- (1) 本刊為半年刊，每逢四月及十月出版。
- (2) 詩創作、詩論述譯介及詩曲等都歡迎。
- (3) 園地絕對公開，歡迎各式各樣的詩創作。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4) 如要退稿，請附回郵。
- (5) 來稿請寄編輯部：

47, Tingkat Berapit Dua, 14000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出版日期：1988年10月1日
定價：\$1.00



五月詩刊

歡迎投稿，請寄：

MAY POETRY SOCIETY
50, SIM DRIVE # 14-146
SINGAPORE 1435